

想像的权力：向善或向恶

——欧文·白璧德和作为整合力或瓦解力的艺术

[美] 克莱斯·瑞恩文 张弘译

“权力”一词让许多人想到政治界和政府，有的人会想到富商巨贾。在西方世界，或许在美国更突出，它被广泛地设想为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造就未来的主要力量。美国那种确实实已积攒为世俗崇拜的对总统的着迷，和附加在总统竞选获胜上的重要性，就是一种征兆，表明人们普遍接受了一种信念，即社会的变革是从政治中心发轫的。

认为政治家们行使权力，特别是在短期内行使巨大的权力是无可争议的，但把政治当作现有社会长期导向中的决定性影响力，暴露出对造成人类持续的日常行为的原因的误解。社会从根本上会被一种力量所统治，即使最强大的政府也无法长久控制它，那就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才智与想像。这些个人对总体

的世界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，世界观就驱使人民去接受或拒绝特定的制度或政治。懂得想像和哲学心智的功用是美学和知识学的任务。必须承认的是，这些主题对那些希望了解权力（包括政治权力）的根源的人也是极为关键的。^①

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放在理性上，而放在想像上。想像，或用一个同义词，直观，对我们认识现实一定意义上比理性更重要。理性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和定义，而这经验材料早就为想像组合起来了。就像“直观”，“想像”指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直接的、无中介的、具体的领悟，是前概念的整体。这里不是讨论想像如何规整、导向和渲染我们的理性的地方^②，首先需要加以探讨的问题是想像如何预先安排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，而这就包含着善与恶的潜在可能。

想像的模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个性中，让我们意识到生活是什么模样，什么是应该的，什么变化不应该发生。我们接受那些看来激起了我们的未来憧憬的政府和政治，或容忍至少不违逆那些憧憬的政府和政治。对那些引起我们焦虑和反感的政治则表示反对。甚至很强大的政府也为人民的梦想和描绘现实的图景包围着。政治家们只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能造成人民的想像。政府一定意义上是人民看待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目光的奴隶。即使是专制政体，如果严重冒犯了人民最珍爱的信仰，那也岌岌可危。这一专制政体，也必须在社会占优势地位的想像生活中获得接受，至少是勉为其难的容忍。当政客们似乎是在引导社会走向一个新的不寻常的方向时，他们是在动用社会中早已流行的想像资源，虽然他们用于政治方面的东西可能前此尚未被组合起来。为让新的重大变化乐意被人民接受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必须协调他们（当然是间接的）一致转向新的可能性。出人意料的因素仅出现在刺激最初

^① 想像和理性如何相互作用形成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和指导实际行动，在我《意志、想像和理性》一书第二版（纽布伦斯维克与伦敦，1997年扩充版）中作了长篇讨论。

^② 关于理性与想像关系的更深入讨论，参阅我上著书。